

剑气集

中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司馬翎作品集



劍氣手記

中

「台灣」司馬翎



17 潭石惊魂

邓小龙这时才知道这白莲女尼，真个不同凡响。

内力造诣暂且不说，便这招式的精异奥妙，已极令人惊佩不休。

他明明认出白莲方才使的剑式，故此抢着吐剑急刺敌腕，迫她撤回长剑。

哪知她一翻腕，那剑尖如毒蛇吐信，反削自己前臂。

这一下猝不及防，欲待缩臂收剑，已来不及。但见剑尖将及臂上之际，那白莲女尼“哼”一声，忽然慢了一点。

邓小龙在这瞬息空隙间，已将手臂撤回来。

背上沁出冷汗，但面上反而微微一笑。

白莲女尼立地目光垂下，不看他的表情，长剑一领，疾戮而至。

邓小龙领教过她的精奇招数，焉敢大意，施展开桑清所传的二十余招六合剑法，霎时间，两道银虹，盘旋飞舞，却都是一沾即走，并且一齐用极快身法，四下游走逐击。立刻平地涌出光华千百道，流转飞舞。

原来这白莲女尼，乃是当今华山掌门万妙庵主座下五名弟子的最末一个。

年纪虽然最轻，但天赋异禀，颖悟异常，已被推为全庵第一高手。

那万妙庵主尚有两位师弟，却仍然稍逊白莲一筹。

邓小龙若不是内力造诣深厚，加上学得昆仑心法云龙大八式

的两招，日来经过钟萃再三指拨过其中微妙变化，以及昆仑白眉老和尚自创的抱玉剑法中“救命连环三招”，夹杂在那二十余招华山剑法中运用的话，岂能抵挡这位华山第一人物？

三十招过去，邓小龙依旧以守为攻，严密封住门户。

白莲女尼剑法身形施展开，白衣飘飘中，银虹四射。隐约可见秀眉微锁，有什么心事似的。

旁边的白元女尼看得焦躁，叫道：

“五妹加点劲儿，快把这厮拿下——”

白莲女尼微哼一声，倏然进手猛攻，把邓小龙迫得招架不迭，险象环生。

但只是那末一下，压力又松。

邓小龙暗中喘口气，心中知道这位白莲女尼和自己打了这末一会工夫，尚未真个出尽全力。分明是有意维护，却不知何故？

猛听那清越嘹亮的钟声，连敲三响。

白元女尼嘿一声，压剑窜开一旁，四下搜索。

另外那个徒手的老尼，也窜向另一边搜索。

白莲女尼剑势忽缓，悄声道：

“你的同伴逃脱哪！”

邓小龙“哦”一声，立刻低低说声“谢谢”。

跟着大吼一声，出手力攻，一时幻出光华万道，剑影如山。

去搜索的两尼姑听他大吼，都回顾注视，却见白莲似是被敌人猛攻急上，稍处劣势。

正在这时，邓小龙又长啸一声，光华乱闪中，突然一响，跟着一道剑光，冲霄而起，神速得像流星飞渡，直飞上竹林顶。

白元女尼喝声“快追”，仗剑腾身而起，可是她的轻功，却不能飞上两丈七八高的竹林顶，半途中迫得伸手在竹身上换力，身形再起，眼见邓小龙飘飘飞走，轻功之超卓，自己再练十年，也追不上人家，不觉失声一叹。

白莲女尼也来到身侧，摇头道：

“这厮不但剑术高明，而且轻功之佳，武林罕睹——”

白元女尼看不出破绽，连连点头。

邓小龙施展开绝顶轻功，打竹林顶踏叶飞行，虽然速度不比平时，但也够惊人的了，他从庵后跃出山壁脚下，飞跃登山，沿着来路逃走，耳边听到另外有些尼站在庵中瞧见他登山身形叱声。

他哪里还去回顾，一口气直窜上山去，不久工夫，已没人树丛中。

天上仍然是阴云满布，雨势虽没有加大，但下得久了，更觉水气蒙蒙，遍山笼罩。他绕了二大段山路，又复回到山麓。

一路没有发现钟荃踪迹，估量也许毕直回到昨夜投宿的小村庄，便放开脚程，急驰而去。

回到那小庄中，寄宿的人家的男人，都披着蓑衣下田去了，只剩下那村妇和两个小孩子。

钟荃还没有回来，他并不着急，管自关起房门，换掉身上湿衣。

那村妇冲一碗热茶，并且把他的湿衣拿去晾晒。

他走出外间，靠在门框上，对面是一列简陋的泥屋，挡住了视线。

他呆呆地望着阴霾的天空，雨丝飘绵，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他，使他记起南昌城外五里坡的老家，他的贤淑但不美丽的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——

他的父亲火鸽子邓忠和他母亲仍然健在，而且身体很硬朗，不过邓昌已经完全从江湖隐退了，在故园度着优悠的日子。

他的思路忽然转到白莲女尼身上，有点惊异地推测她为什么会几次暗助自己，可是他想不出什么道理，当然他不会对一个出家人推想到男女之情！仅仅以为她大概和桑清有关，是以暗助自己逃走。

不过，她那对清澈如秋水的眼睛，却似乎在眼前晃动，甚至凝视着自己！这，可令他觉得有点几心烦，连忙转过思路，去想钟荃的下落。

他已呆立了许久工夫，但钟荃仍没有回来，自从在竹林阵内走失之后，不知他遇到什么人，目下又逃到哪儿去呢？不过他并不担心他的安全，因为即使以白莲女尼的功力，还未能阻得住钟荃。

而且，只要钟荃肯逃走的话，再高明的人也拦他不住，何况他还有那手先天真气的功夫！

一直等到吃过中饭之后，他便有点心急了！倒底钟荃经历未深，虽然武功惊人，但这世上的事可真说不定！

外面雨势忽然转大，淅沥之声，使他有点心烦。

想了一下，便入房背好长剑，那柄在庵中使用的长剑，他早在出庵时，摔回庵中。背好剑之后，正想上山探看一下。

忽听外面有人叫道：

“师兄你回来了么——？”语声中，人已走进房间，正是久候不归的钟荃。

但见他浑身是水，上半身还是赤裸着，露出紫黑色的强壮肌肉。

他一见到邓小龙，立刻便要告诉他些什么，邓小龙做个手势，阻止他开口，着他先换过身干净衣服再说。

等到换好衣服，一碗热茶在手，他才说出经过。

原来当他们在竹林阵内摸索之时，钟荃本是夜能见物的眼睛，但这刻像是不大济事，眼前逐渐昏暗。

他迷头迷脑跟着前面的影子走着，老工夫之后，猛然发觉前面哪有人影，而且自己在昏暗中瞧不大清楚周围的东西，不由得十分的气闷，低叫了好几声“师兄”，但这时他实在已转到庵左那面，离着邓小龙差不多有数十丈之远，哪里还叫唤得到？

当下呆在黑暗之中，一时想不起主意。

歇了片刻，举步又走，猛觉自己要碰向一根斜伸出来的竹枝上，连忙闪身时，身上的衣服却被挂住，“嘶”地撕裂了。

他心中有点儿对自己不满地扯掉其余的破衣，便变成了赤裸着上半身。雨水淋在身上，觉得甚是清凉适意。

再走几步，前面忽然是一处丈许大小的地方。

他在麻麻密密的竹林中钻了这木久，到了这里，像是被解除束缚地吐一口气，暂时逗留一下。

猛觉脚底一软，那块地面仿佛向下沉没，把他骇了一大跳，但他的反应何等灵敏，脚一顿，身形已飞将起来。

虽然顿脚之时，那地面果真陷坠下去，受不得力，但只在这么一顿脚工夫，他已浮身在平地两三尺高，没有随着地面陷落下去。

幸亏这会子是他，随即施展出云龙大八式，腰拗处，双腿一蹬，已到了竹林旁边。若是别人，准保仍得掉下深洞不可。

他的脚尚未沾地，竹林中“哧哧”两声，刺出两支铁钩，一个女性口音喝道：

“小贼下去！”

他这一惊，真不亚于方才地面忽然陷凹之时。

在这刹那间，也明白了好好的地面，怎会忽然陷下的缘故。

那两柄钢钩，外有尖锋及刃口，但钩刃之内，却是粗粗钝钝。这样便可以用来钩拿落井的人，亦可当如兵器攻敌使用。

使钩的女尼大概是见他身手高明之极，是以这一对尖锐锋快的钩尖，猛向他身上重要部位招呼，一奔咽喉，一划小腹。风声飒然，狠疾非常。

钟荃微嘿一声，双掌一翻，一式“野马分鬃”，掌力内蕴未露，待得手掌快要沾上对方两柄钩刃之时，倏然掌心一登，“呼”地吐出凌厉无比的掌力。

竹影后“哎”地一叫，却是两个人的口音，那两柄铁钩，在间不容发之际，猛然分荡开去。

险些儿在竹缝中拗断了钩柄。那持钩的两尼，万料不到敌人在这势屈下风之际，尚有这么厉害的诱敌家数和掌力，虎口都给震裂了，同时“哎”地一叫。

钟荃身形一闪，已在这个当儿钻入竹林中。



但见昏暗之中，两道灰影微闪，已不见暗袭自己的两尼踪影。

他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心中忖道：

“我的身法已极快，但那两个尼姑比我还要快，看来这华山大悲庵，能够厕列天下四大剑派，果是藏龙卧虎，大有能人！我竟是如何是好？师兄他又是失在哪里？”

心中一阵急躁，抬头望望天色，但见头顶竹叶茂密，没有半丝光亮透下来。

他并不知道这大片的竹林，内中藏有佛门降魔护法的阵法，略略借助竹林的曲折和林中的阴暗，令人生出幻象，自行迷坠于幻境中。

另外在竹叶中张布铃网，以便那些高明的魔头，不受幻象所侵，越林而出时，庵中也有警讯防备。

故此这竹片林阵，似难实易，有惊无险，实力差的人，当然无法出阵，而即使身手高明的魔头，也难以不惊动庵中人而脱身竹林，此中消息，甚是微妙。

尽管钟荃不明底蕴，但他一则是佛门高僧的人室高弟，二则本身功力已锻炼至八分火候。焉会陷入幻境之中，以致心神迷乱？是以最多不过觉得眼前昏暗，有如夜色已临，甚么都瞧得不太清楚。

方才那暗袭的两尼，身形一闪即隐，实在不过是借着阵法隐

蔽身形而已。

钟荃却以为定是了不起的能人，心中大为戒惧。

他的眼光尚未从头顶竹叶移开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蓦然间纵身而起。

却听一声清亮的铃响，从那边传过来，他不知是何原故，身形毫不停滞，穿叶而上。

竹叶丛密中，那片铃网被他一顶，发出嘹亮的铃声。

声音未歇，他心中已恍悟方才那一声，定是邓小龙也打着同样主意，故此触动铃网机关。

这刹那间，他双手一分，已扯破铃网，略一换力，便穿叶而上。

他提住一口气，轻飘飘踏在竹梢上，身形随着竹梢起伏，眼光却向邓小龙那边仔细搜索。

猛觉身后“嗦嗦”微响，忙掉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灰衣老尼，左手倒持着长剑，右手竖掌当胸。双眸炯炯，正打量着他。

钟荃吓了一跳，以为方才在林中的女尼，跟踪穿叶飞上，却不曾听到枝叶之声，这种身手，岂是自己所能相比？

这老尼法名万缘，乃是万妙庵主的师弟，独居于庵后竹林中一所精舍

是以一闻铃网警讯，立刻便能够持剑来到。

钟荃被人家先声所夺，胆气已怯。呆呆不动，显然露出进退失据的样子。

万缘老尼冷冷哼一声，似乎也瞧出对方的怯意，倏地右掌虚虚斫出，袍袖飞扬中，发出一股掌力，口中跟着喝道：“下去！”

钟荃身形如行云流水般移开数尺，但觉对方掌力拂身而过，甚是劲紧。

他愣了一下，只因对方发出这一掌，自己虽没有真个去接，却觉察出并不如自己想像中的高明。

万缘老尼一掌落空，也自跨步移身，只因他们此刻身在竹梢之上，要不是身怀上乘武功，这地方连停顿借力也不能，何况发出掌力。

不过这竹林内另有古怪，这万缘老尼并非全恃轻功，而能够从容在竹林顶上发掌击敌。却是脚下另有秘密借力之处，虽则仅仅是在枝叶中，暗暗驳有指头般粗的铁枝，脚底可以稳实得多。

但倒底也不比平地，是以一掌发出之后，便不能再稳立原处，非跨步移位不可。

钟荃又退了数尺，却是向庵左退去，那边尽处，便是万丈悬崖。他心中忖道：

“这老尼掌力虽不见得怎样精纯，但倒底能够在这种万险之处发掌，这种轻功，的是匪夷所思。”

心中尚未想完，只见那万缘老尼左足提起，右脚点在竹梢上，乃是“金鸡独立”之式，却稳如磐石。右手戟指喝道：

“你以为凭着一点轻功，便可胡作乱为么？我华山大悲庵，岂容宵小撒野？还不赶快跪地自缚，随贫尼去冀求庵主从轻发落！贫尼再一出手，那就悔之莫及了！”

钟荃可不能像她那样稳立不动，而是要不住地移位换力。

前面一带被那老尼封住，不知不觉便老是后退。那老尼的话入耳分明，心中不由得反驳道：

“纵使粉身碎骨也焉能失辱师门，跪地求饶，简直是胡说八道——”

口中却只关心地问道：

“究竟你们把桑姑姑怎样了？”

他们所要知的仅仅是这一点，只要这老尼一答出来，他们再也不会打扰这大悲庵。可是对方哪知他们对这回答，竟是如此渴切，而且也犯了大悲庵之忌，冷冷道：

“你要知道么？下去再讲——”末后的四个字，倏地变得声色

俱厉，接着斜斜欺身而上，足尖一点到暗藏铁枝，右掌又疾推而出。

钟荃疾如旋风般，又退开数尺，万缘老尼步跨连环，一连发出三掌，把钟荃迫退老远。看看已到了悬崖边沿，钟荃还未知道。

万缘老尼倒底是佛门中得道之人，这刻却不肯因私人恩怨，迫令钟荃糊里糊涂掉下去，破了杀生之戒，忽地收掌凝身道：

“你瞧瞧后面再退——”

钟荃侧首一瞥，骇了一跳，下意识地跨前两步。

万缘老尼喝一声，五指张开，疾抓而进，欲以擒拿手把敌人抓住，以便发落。

钟荃虽觉得敌人这一出手，并不怎样厉害，但心中已认定对方深不可测，这一式虽然不经眼，但谁知其中有什么奥妙变化？“嘿”了一声，双掌齐出，竟是云龙大八式中“灵台器鼓”之式，以攻为守。

万缘老尼在这瞬息之间，单掌连攻带封，换了三式，但觉对方仍然潇洒从容地递了一掌进来，疾扣肘间“捉斤穴”，心中大骇，沉臂横肘一撞。“拍”地微响，掌肘相交。

钟荃只能使出三成力量，那及对方脚下稳实，又是以肘顶撞，力道绝大，不由得脚下一虚，连退三步，恰好已到了悬崖边缘，严格说来，他简直已在悬崖之外。

因为崖边的竹树已稍为向崖外倾斜，是以俯眼下望，已是凌空临虚，深不可测。

他脚尖探处，忽觉异乎寻常地稳实，心中大为惊奇，忖道：

“天幸这儿有处大可垫脚，即使是发力换掌，也不惧了！”他并没有思疑是大悲庵尼姑们弄的玄虚，一方面固然缺乏阅历！一方面也因大悲庵的地位名声，焉能闹诡弄诈以取胜？有这个原故，当然会往下推想了。

万缘老尼震退对方，但见敌人已退到边缘，再迟半尺，便得

掉下万仞悬崖。不过敌人恰巧站在铁枝尖上，身形显得稳如山岳。两珠汇成一道细流，淌过他强健虬突的胸部肌肉。

她不由得为难地踌躇一下，这刻她深知对面这少年，实非等闲之辈。

自己方才小看了他，差点儿没吃亏，幸而脚下得力，才占了上风，然而这可不大大光明，并且可见敌人功力之高，委实在自己之上。

今日之事，要保全自己个人以及华山在悲庵的面子，非把这人收拾了不可！况且敌人乃是和桑清有渊源的人，当年庵主和桑清曾经比武而结下不解之仇，她和庵主同是“万”字辈份，当年也偏着庵主，连带桑清也有了仇怨！这些年来，不但仇怨未清，并且因屡有江湖人来华山大悲庵找寻桑清，有的是慕名，但大多数是寻仇雪恨。

庵主虽与桑清有仇，但倒底是代表华山之首，焉能眼睁睁让人寻上门，索取桑清下落，为了本门声誉，以及憎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魔头们乱闯本庵，不得不出面驱逐来人。

是以迭有凶斗之事发生，虽然总是大悲庵赢了，但这种麻烦便够这庵中清修的尼姑们好受了！

逐渐大悲庵对付侵扰的人，手段变得甚为毒辣，总是将人家武功毁掉，方饶了一命，否则不惜开杀戒。

风声传出，十余年间竟没有人敢到华山大悲庵来搅闹，这样大悲庵的女尼们，慢慢将仇视抗庵的人之心收起，而江湖上也渐渐将大悲庵十多年前那种激烈手段淡忘掉，以邓小龙而言，出道已有十二三年，但也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他本身既与华山没有来往，其次大悲庵以往曾毁的，尽是武林中邪派人物，听起来似乎有锄奸芟恶的含意。

是以这次上山，半点儿也没料到大悲庵所以曾经激烈对付闯庵之人，不论是好人是歹人，都是因桑清而惹起。

万缘老尼和万妙庵主同辈，自是比之白莲等人怀有较深偏见。

这时她已确知对方乃因桑清而来，不免触起仇恨之心，将佛门慈悲心肠收起好多！当下剑交右手，徐徐举起，身形作势欲上。

钟荃早料定这老尼定是本庵中老一辈高明人物，这一剑攻上来，自己赤手空拳，恐难接住。不自觉地吸一口气，毛发俱动，已施展出先天真气，那般若大能力的功夫。

可是心中一动，忽然又恢复原状。原来这一刹那间，记起了士行孙贺固，便是惨死在这种功夫之下，自己已曾决心不再施展使用，是以立刻放弃。

在这紧张关头，他反倒镇定起来，双目闪出炯炯精光，等候敌人动手。

忽地两丈之外，一个女性的苍老口音大声道：

“三妹你怎么啦？这厮可是她勾来的？”

万缘老尼的剑倏然垂下，退开三尺之远，应道：

“正是她勾来的——”

风声飒然，雨丝中飘来一条灰衣人影，手中提着一口精芒四射的长剑，年纪和万缘差不多，但鼻勾嘴尖，两颧高突，看起来但觉是那种冷酷而心褊气狭那类人。

这老尼正是万妙庵主排下来，第二位的万因老尼，昔年是她一力主张以激烈手段，应付扰庵之人，而也是她手底最为凶狠。

这万因老尼似乎不必再想，疾然挺剑冲上。

钟荃双掌一错，暗中聚全身劲力，并且盘算好应付之法。

万因老尼脚下功夫比之万缘可高出一筹，疾似旋风急卷，手中锋快之极的长剑起处，一式“数点梅花”，直袭中盘。

剑尖离着钟荃胸前不及一尺，“嗡”然一响，震出数点寒光，分刺胸前几处穴道。她这一剑的功力，比之和邓小龙交手的白元女尼，同是使出一样招式，可是威力判然有别。

钟荃蕴劲蓄势，单掌急探而出，竟是云龙大八式中“龙子初

现”之式，巧妙之极地从剑光中探进去，指尖一拂，截腕夺剑。

剑风拂处，衣袖卷裂，可是他指尖已堪沾到敌腕。

万因老尼做梦也料不到敌人有这等精奇卓绝的招数，能够在自己剑光之中，寻到丝毫空隙，探掌进来，自己的剑，枉自有三尺之长，也挡不住人家猿臂一伸，闪身欺近。当下冷喝一声，剑收如风，眼看敌人身形微倾，似要乘隙冲出，口中一声“去你的”！剑光暴盛，化为“孔雀开屏”之式，在敌我之间，布下一面剑屏。

钟荃身形一仰，让开这凌厉之极的守式。

哪知在剑光织成的屏风中，寒风一缕，倏地光华尽敛，只剩下剑尖一点寒星，直探到咽喉要害。



这一下变招换式，乃是六合剑法中的神髓，招式相套，连环化生，端的奥妙无匹。钟荃但觉这一刹那间，自己生像已经横下心肠，毫不动容。

俟得敌人精光耀眼的长剑，挟着一丝寒风，堪堪点到咽喉之地，脚下用力一点，身形倒射而出，这一刹间，双掌挟着沉雄无比的内家真力，猛击而出。

这一招胜在敌人无法预测。以他所站地方，再也不能向后移动分毫，是以万因老尼一剑递出，只估料敌人向左右两面闪避，接着连下煞手，非将敌人迫下万丈悬崖不可。

哪知对方竟然倒纵出去，自陷死地。

猝不及防间，敌人掌力已压腹而至，猛然运气护体，身形微侧，手中长剑顺势撒手飞出，划出一道精虹，电射钟荃还在空中的身形。

钟荃使的正是云龙大八式独步天下的奇异身法，“飞龙回天”，在空中一伸手，缠住敌人下毒手猛袭的长剑，跟着清啸一声，腰

动脚端处，飘飘飞回。

那万因老尼以数十年苦功，浑气护体，侧身硬挨敌人一掌。

“噗”地一响，身形便如断线风筝，斜斜飞退几步从林顶掉下地去。

万缘老尼冲过去，一把没抓着万因老尼，又觑见钟荃飞出悬崖，两件事凑在一起，不禁失声尖叫。

但转眼间，钟荃已经飞回，万缘老尼怒骂道：

“原来是昆仑派的！你敢不把华山放在眼内么？”

长剑一挥，不管掉下的万因老尼，疾扑而上。

钟荃仍然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渊停岳峙般屹立不动。

听到对方提起他自己门派，不由得心中一凛。

眼看对方“颯颯”连戳三剑，光华乱闪，乃是拼命进手的招数。

自己不知怎地，像顾忌什么似的，不敢使出本门剑法，长剑一领，斜斜削出，竟是施展出新近学来的“拦江绝户剑”。

他的一剑削出，立刻弥漫着一股气流漩涡，正是那独步天下的“真磁力”。要知钟荃乃是昆仑一等高手，学了那五招十五式正反拦江绝户剑。

以他的根底，自是一学便晓。

加上两日来潜心领悟以及偷闲操练，已是精纯非常，比之当日力拒黑猿贺雄还精进得多。

万缘老尼轻功上虽逊万因一筹，但剑猛攻，竟是豁出性命，也要拿下敌人的样子。钟荃心中甚骇，幸而这“拦江绝户剑”，毕竟是道家玄门中，最为神奇的“太清派”的无上心法，虽然只有寥寥几招，但一施展出来，其中玄妙神奇，真不是普通武林中人，所能测忖得到。

这时，一任万缘老尼连攻十余剑，总是自动向面歪开，比方明明所取的是咽喉部位，剑尖递到时，却从肩上斜过，反而要急

不及待地撤剑回来自保。

钟荃有用过这“拦江绝户剑法”交手的经验。

从从容容地一直使下去，由正方三招九式，直到反方两招六式。

第一个循环之后，那股过形气流更加强烈，然而外表上却更为隐晦，连风声也逐渐消失，这种似弱实强的剑法，的确可称是“天下无双！”

庵中高楼上发出清亮钟声，“当当”两下，震越山巅林表。

万缘倏然一滑脚，身形猛坠，钟荃长身伸臂，运剑一黏一挑，把万缘扯回竹林顶梢。

万缘面目失色，退开两步，脚下寻到铁枝尖端站稳，恨地一哼，道：

“昆仑小贼，你伤了我大悲庵的人，今日是个有死无生之局，你卖好也不行——”

钟荃像给她打了一拳在心窝似的，震动一下，忖道：

“糟透了，她似乎不单恨我，甚至连我师们也牵扯上啦！怎么这华山的人都不讲情理的？咳，江湖上的何尝不也是这样——？”他感慨地叹口气。何况现在乃是真正使剑，威力更不可思议。是以长剑一动，立刻发出真磁引力。

只因他老是弄不明白，即使他们所寻的桑姥，乃是华山大悲庵的仇敌，也不妨先说个清楚，何以会一见面，便打个没休没完，无端结下仇恨？

忽地黑影一闪，万缘老尼的身后，多出一个黑衣老尼来。

这老尼身量高大，面方口阔，目光棱棱，神态庄严有威，俨然有大丈夫气概。

“三妹暂且退下，”黑衣老尼道，声音宏亮而清越。

万缘老尼倏然收剑退开，道：

“庵主小心，这小贼乃是昆仑派的——”

钟荃吃惊地瞧着这位黑衣老尼，敢情她便是华山大悲庵的万妙庵主，亦即是华山派掌门人。

正是人的名，树的影，钟荃再狂妄也不得不对这一派的掌门人畏惧，何况他根本不是狂妄自大的人？

他抱剑躬身道：

“晚辈钟荃，参见庵主——”

“算了！”万妙庵主拂袖道：

“你这是晚辈参见之道么？白眉大和尚和你怎样称呼？”

钟荃不敢仰视，恭谨地答道：

“是晚辈大师伯——”心中却忖道：

“这番不得了，庵主若和大师伯有旧，我焉敢再逆犯于她？今番休矣——”

“哦？是你的师伯？”万妙庵主矍然凝视他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徐徐道：

“那么你便是当今昆仑掌门普荷上人的弟子了，是么？却是这等年轻——？”

钟荃唯唯而应，心中更见惶恐。

其实他是白惊了！只因天下四大剑派，近二十年来，已没有来往联络。

往昔老一辈的各派高人，虽有甚深交情渊源，但这些老辈高人，早早纷纷谢世凋歿，即如以华山和昆仑而言，那名震天下的心如神尼，和昆仑的高僧时有交往，乃至百灵大师接掌庵主，也曾与昆仑的苦行禅师见过面。

其时百灵大师从苦行禅师口中，得知他的大徒弟白眉和尚，天资卓迈古今，极是不凡，心中甚欲一见，结果总没有见到。

二十多年之前，百灵大师圆寂了，万缘接掌庵主之位，便算是和昆仑绝了往来。

不过万妙庵主往昔曾经数次听过百灵大师说及昆仑的白眉和